

戰時補充教材叢書

抗戰詩選

教育短波社編輯部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序

實施抗戰教育，當前各地無不深感教材之缺乏，爲應此種需要，教育短波社特編纂
時教材叢書。

這本抗戰歌詩選是從近半年來國內三十幾種重要刊物上精選出來五十六篇新舊體詩集成
的。編排由淺入深，可用作民衆教育教材，亦可用作小學教材。至於如何用法，適用於何年
級，須由教師斟酌實際情形，臨時自己規定之。

書中所歌詠的事實完全是此次民族解放戰爭中之英勇慘烈的紀錄，是民族之血，是民族
之花！應該深入一般民衆及可愛的兒童之腦海，而滲透其心靈的！

近來國人儘量應用各種調子，古體，新體，民體，來發抒大衆的熱情。我們希望讀者亦
儘量使用自己所會的各种體材來歌詠當前的英勇故事。這在國語科教學上也是應該的。



3 2173 1685 4

438

抗戰詩選目錄

舊詩詞

檢齊.....	馮玉祥 (一)
打蜈蚣.....	馮玉祥 (二)
難民吟.....	杜重石 (二)
繳械.....	馮玉祥 (三)
李連長.....	馮玉祥 (四)
張慶餘將軍.....	馮玉祥 (四)
女軍人.....	馮玉祥 (五)
飛將軍閻海文.....	馮玉祥 (六)
冰筭女士抗戰紀念.....	何香凝 (七)
傷兵難民(卜算子).....	葉聖陶 (七)
十月某日晚黃浦灘頭所見	
(望江東).....	健先 (七)

抗日紀事.....	馬君武 (八)
南北.....	王統照 (九)

新體詩

爬起來再幹.....	虹淵 (十一)
鐵.....	馮玉祥 (十一)
傷兵的歌.....	黎涓 (十一)
作漢奸的我問你.....	柳倩 (十二)
兒啊，娘給你報仇.....	王亞平 (十三)
空軍戰歌頌.....	(十四)
反正.....	馮玉祥 (十四)
戰兒行.....	盧焚 (十五)
慰勞傷兵曲.....	方之中 (十六)
傷兵之歌.....	任鈞 (十六)
流亡之羣.....	張天綬 (十七)
從血泊裡生長.....	林平 (十八)

- 死之花……………東華(二一)
- 「不久，我們會又在戰場見面！」……………朱絳(二二)
- 戰歌……………殷佩(二三)
- 他們是五百個……………靳以(二三)
- 保衛大上海……………楊 暄(二六)
- 出院銜鋒……………陳慕平(二六)
- 誰願做奴隸！……………李棠華(二七)
- 我們不能逃走……………蘇金奎(二八)
- 我們拿起新的步槍……………鈇弦譯(三〇)
- 難民之歌……………楊之水(三一)
- 中國我們的娘……………艾 蕪(三三)
- 夜襲……………辛 勞(三四)
- 八月的黃浦江……………王亞平(三五)
- 婦女戰鬥曲……………竹 雲(三五)
- 現在我愛你，戰鬥的國家……………蔣 嘉(三五)
- 我懷念寶山的原野……………艾 蕪(三七)
- 一串駝鈴……………郭尼通(三八)
- 怒吼了，中國……………唐紹華(三九)
- 無流投遞之郵件……………蔣山青(四〇)
- 東北一村莊……………克 伐(四二)
- 現在什麼也不夢見了……………關 露(四四)
- 作戰頌……………黎明健(四四)
- 詠閩北八百壯士……………王平陵(四五)
- 血肉的長城……………郭沫若(四六)
- 偉大的響應……………賈子豪(四七)
- 長征的脚步……………宋寒衣(四八)
- 抗戰的火苗……………臧克家(四九)
- 游擊隊……………亞 丁(五〇)
- 除了抗戰什麼都沒意義……………臧克家(五一)
- 夜依長城哭烈士……………朱啓賢(五六)
- 人類進化的驛程……………郭沫若(五七)

檢 查

馮玉祥

走出北平城，

候車永定門。

大家買過票，

日兵來查問。

一車難民四五十，

中有年輕兩女人。

別人大都不搜索，

單要女郎解衣襟。

女郎羞惱意不快，

日兵說：

「爲何態度不順馴！」

衣服鞋襪強解開，

七手八腳摸上身。

輕薄已極，

動作非人。

女郎遭受此侮辱，

同胞一見起公憤。

一聲怒吼如雷響，

齊同倭奴把命拚。

無頭無腦一陣打，

當場打死四淫棍，

看看中國有無人？

可憐日兵不改悔，

還要開槍逞兇狠。

大家齊聲說：

「我們可殺不可辱，

願同倭寇同歸盡；

你用槍砲我徒手，

若不拚完不甘心！

我們死是中國鬼，

活著同是中國人！」

打蜈蚣

馮玉祥

毒蟲蜈蚣，
頭部亮紅，
天熱地暄，
爬出石縫。
速爬緊跑，
何等威風！
端詳良久，
一足踏中。
頭已粉碎，
身尚搖動，
一分鐘後，
死骸寂靜，
爲何踏死？
惡毒逞兇。

日本軍閥，
吞我土地，
凡我同胞，
趕緊起來，
趕緊起來，
南口上海，
敵傷頭尾，
努力努力，
努力努力，
緊緊踏住，
行見此害，

與此正同，
殺我民衆，
痛須思痛，
打此毒蟲，
我軍建功，
身子仍動，
全國拚命，
萬勿放鬆！
命將告終！

難民吟

杜重石

(一) 欲哭無有淚，
叫苦無有聲。
劫後餘生，
堪憐憫；

懷往事：
多佳景。
如今也：
妻子離散，
爹娘各一天。

這都是，
倭奴週全。
(二) 爹娘無衣食，
妻兒啼飢寒。
咫尺天涯，

各一邊；

再相逢，

是何年？

柔腸寸斷，

眼淚漣綿。

這都是，

倭奴週全。

(三) 寒風襲衫衣，

淫雨侵被棉。

深夜衾冷，

夢難圓；

悵齋居，

何時還。

恨鬱血淚，

肚掛腸牽。

這都是，

倭奴週全。

(四) 痛定復思痛，

倭奴是禍源。

國耻私仇，

不共戴天。

好男兒，

無幽怨。

壯志凌霄，

血保河山。

振鐵騎，

踏破敵壘；

驅出第一關。

再向前，

收復失地。

痛飲黃龍，

三島間。

民族告獨立。

不辱我祖先。

青天白日旗，

舉世敬威嚴。

繳械

馮玉祥

繳鎗英租界，

日兵九百多，

自言不願戰，

甘心認罪過，

問其何所思，

答曰「反侵略；

我等皆良民，

和平最足樂，

無故做匪盜，

軍閥太殘惡！」

日人有如此，
是非大可白。
我們爲生存，

非抗不能活。
敬告我同胞，
急起莫蹉跎，

只要持久戰，
勝利屬我國。

李連長

馮玉祥

李之俊連長，
奮勇不顧身，
急須謀治療，
民衆來慰問，
先要看傷勢，
李氏含笑答，
「我是一軍人，
立志要戰死，
愧對平生志，
但願速痊癒，
民衆爭餽贈，

殺敵在沿江，
兩腿受重傷，
抬運到後方，
情形何熱狂！
後又問感想。
意態真安詳。
捐軀分所當，
如今未陣亡，
職責永不忘，
重復上戰場。」
敬祝復健康，

有的贈餅乾，
有的贈用品，
李氏謝厚意，
各物皆不受，
爲因值秋熱，
我輩在軍伍，
縱然凍死了，
縱然餓死了，
縱然餓死了，
有的贈香糖，
有的贈衣裳。
感奮滿熱腸，
只收蚊烟香，
蚊蟲太狡猾，
國家有給養，
不敢入民房，
不取百姓糧。
九月七日

張慶餘將軍

馮玉祥

冀東英雄張慶餘，
忍辱負重有俠氣，

訓練部下圖反正，
小心謹慎待時機。
及至戰事大爆發，
一聲號令舉義旗，
中國人終愛中國，
時機一到便奮起。
士兵義憤早填膺，
殺得敵人大披靡，
殷逆被捆載車中，
不意汽車陷污泥，
當時雖未遭槍殺，
逃得狗命亦幾希！
千多日本男和女，
皆被殺死通州地，
只怪軍閥惡滿盈，
不然怨仇從何起，

再有十個張義士，
滿州還後還高麗。
日本如不早悔改，
一千一把命斃，
六千萬人拚我四萬萬五千萬，
各死六千萬人看誰完，
我們是讓無可讓而拚命，
我們是忍無可忍而抗戰。
張慶餘將軍忠勇以報國，
千年萬世稱好漢，
全國民衆速起向前幹，
我們必將失地都收還。

九月五日

女軍人

馮玉祥

四萬五千萬，
男女應平等，

當此抗戰時，責任本相同。
深夜乘汽車，吳縣到嘉興，
途中多橋樑，看守半女兵。
戎裝頗威武，大刀持手中，
氣概不平常，態度至鎮鎮，
寶店亦有女哨兵，年紀不過十餘齡，
見敵行將進村莊，發槍射擊不容情，
打死一個傷兩個，勇武堪稱女英雄。
全國女界皆如此，國家那得不強盛？
無論南方與北方，無論女子或男丁，
弟兄姊妹手拉手，都為民族生存拚性命。

九月七日

飛將軍闖海文

馮玉祥

八月十七日，

我有三架機，
奔敵司令部，
炸彈去轟擲。
敵人高射砲齊發，
一架被擊將落地。
戰士闖海文，
用傘行降落，
落到敵陣內，
乃被敵包圍。
闖用手槍向敵射，
一連斃敵十餘人，
子彈留一顆，
自擊太陽額。
殉難為中國，
立志不苟活，
壯烈犧牲好勇士，

日本報紙大字刊事實。

堪欽佩，

千萬世。

同胞們，

其速起，

殺敵人，

莫遲疑！

冰瑩女士抗戰紀念

何香凝

征衣穿上到軍中，

巾幗英雄武士風。

錦繡江山遭慘禍，

深閨娘子去從戎。

傷兵難民

(卜算子)

葉聖陶

「莫致慰勞辭，誰奈閑消遣！快與暗家去彈凡，心急回前線」。留臂創難治，丟臂魂先斷。豈似新豐折臂翁，獨臂爭重戰？

齊視死和生，那問恩和怨。蕩折傷夷任慘悽，猶願今回戰。緊緊咬牙根，炯炯睜雙眼，身分無分共一舟！——民質從今變。

十月某日晚黃浦灘頭所見

(望東江)

健先

毒霧籠江火星爆，聽軋軋，空機到。隔江密陣人聲悄，方酣戰，紅光耀。行人駐足舟同掉，映蒼茫，天空小。血波掠岸「自由」叫，衝黑暗，迎天曉！

抗日紀事

馬君武

蘆溝橋外寇氛深，
又報倭軍逼宛平，
主將未停麻雀戰，
敵方已動鐵騎兵，
六千子弟齊殉國，
廿四鐘時已棄城，
賞罰分明軍令在，
斯人何不處嚴刑？

儲才學校雨餘花，
門頭溝外奇兵起，
種豆於今反得瓜。(註一)
竟率全團死塹圍，
英雄蓋世楊方珪。
自來南口稱天險，
爭奈張垣樹敵旗，
孰使劉封爲大將，
終推傅介是男兒，
陰山南部膏腴地，
善守邊疆拒敵師。
如斯諸葛方爲亮，(註二)

十萬雄師受指揮，
力戰屢窮羅店敵，
反攻會解寶山圍，
遂令學就萬人敵，
徒使縫成千女徽，
松井石根眞鬻子，
難民車上示皇威，(註三)
六百餘人齊授命，
寶山應改號羅營，
肉彈機械爭強弱，
國土官兵共死生，
孰信中華眞老大，
不同東寇共存亡！
他年增置東瀛省，
將酒重招勇士魂！

(註一)指劉桂堂反正。

(註二)左文襄自負語。

(註三)

上海南站松江站被倭機轟炸

難民死傷過千。

南 北

王統照

南北烽煙一例高，

江頭怒戰動秋宵。

國魂此日終招得，

血債當年有債銷！

豈懼風塵昏百里，

同將生死等秋毫。

莫拋感逝傷離淚，

留與健兒洗戰袍！

(九月二日作)

爬起來再幹 虹淵

死了就算

不死

爬起來再幹！

鐵錘，

鐮刀，

槍桿，

筆尖，

.....

這一串串，一串串，

連成一條

鋼鐵般的陣綫！

幹！

幹！

幹！

死了就算，

不死

爬起來再幹！

鐵

馮玉祥

生鐵，生鐵，

我是生鐵！

我出在中國的鑛山；

中國不用我，

却被日本把我化鍊，

造成各種機件槍砲，

又造成大大小小的炸彈。

飛機先生把我運回祖國，

到處去逞兇殘：

有的幸而落地沒炸，

我心中倒覺得甚安！

有的炸毀人命房屋，

使我眼淚不乾。

爲什麼祖國不把我製鍊，

莫不是不把我重看？

莫不是等敵人把祖國炸完？

我生來不會巧語花言，

同胞們要快快把我製鍊。

我有力量打倒強暴！

我有力量把國恥雪滿！

等到獲得了最後勝利，

我更能把新的中國興建！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傷兵的歌 黎澍

我願凱旋歸來！

我願死在疆場！

恨槍子兒沒眼睛，

把我底胳膊害傷。

我在病床上，

可叫苦悶的心慌。

天天在夢里，

還和鬼子們打仗。

飛機嗡嗡叫，

大炮隆隆響，

弟兄們爭先衝鋒，

弟兄們一條心腸。

殺！殺！殺！

從煙霧裏滾，

從彈雨裡闖。

把敵人趕出中國！

把敵人殺進浦江！

我們的大國旗幟，

高插在東京灣上！

那才是國家的真生存。

那才是民族的真解放。

我願凱旋歸來！

我願死在疆場！

今天傷口養好後，

明朝上陣打東洋！

作漢奸的我問你

柳情

把消息賣給敵人，來屠殺自己！

請問，你能拿到多少錢？能換幾升米？

你想你就能長久和鬼子打在一起？

即使你能拿得一點錢，又能養活幾天？

你又怎能對得起祖先？

對得起你自己兒女？

你已掃上了永世的罵名，萬年後都有人咒罵

作漢奸的我問你，

你是哪里人？

生長在那塊土地？

中國人是不是你的祖先？

中國這地皮上是不是生長了你？

爲什麼中國人拼命去幫鬼子的忙？

你也枉作了人，也對不起你自己！
這些不用去管，假若有人認出了你，
你不會相信，有人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這幾天馬路上不是活活的打死了許多漢奸？
當心些，四萬萬雙眼睛都在找你！

兒啊！娘給你報仇！

王亞平

小姑娘，你死了！
你的血染紅了路軌，
染紅了秋草，
你的腦漿迸流了，
你的腿掛上樹梢。
一分鐘前，你還跳躍，奔跑，
臉上湧起天真的微笑。

你想去學校？

你背起黃顏的書包，
小伙伴都在等你，
你心裏充滿了快樂。

此時你永遠的倒下了！
你不懂得敵人的無恥，
你不懂得敵人的殘暴，
你更不曉得敵人，

會把你也當做轟炸的目標！

你祇記得太陽發紅的時候，
迎接着你的媽媽，親切的招呼，
「你回來了！寶寶！」

——這聲音今天要變成憤激的哀號，
「兒啊！娘給你報仇！」

誓把殺你的鬼子趕跑！
註：十月三日午後，敵人飛機來嘉興轟

炸，除車輛房屋被炸燬，二十餘人
死傷外，有一小女孩亦被炸死，腦
漿迸流，腿掛樹梢，爲狀至慘，因
作此詩。

空軍戰歌頌

——征 軍——

我歌頌空軍的飛行

我歌頌戰士的英，

在高射砲的彈雨里，

肉搏呵！

衝鋒！

正義的爆炸彈，

粉碎敵人的軍艦，

救亡的機關槍，

掃蕩着侵略者的陣營。

我歌頌空軍的飛行，

我歌頌戰士的英勇，

在照空彈的流火里，

肉搏呵！

衝鋒！

拼自衛的血肉，

爭取領空的自由，

勝利的手榴彈，

建立民族光榮的塔燈。

反 正

馮玉祥

冀東張部反正了，

察北李師反正了，

反正了！

反正了！

中國魂復活了！

反正的軍隊拿什麼担保？

至少要殺日本軍官二百，

而後方可向回跑；

更要佔領一個地方，

舉起義旗大號召。

中國的同胞，

中國的同胞，

熱河義士發動早，

東省英雄亦向敵人發了砲。

日本軍閥手慌脚亂，

瞳目結舌相言道：

「重大的打擊怎麼好？

重大的打擊怎麼好？」

我們的回答是：

「把失地還我們算了！

把主權還我們算了！

否則定把你們打回三島！

否則定把你們打回三島！」

二六，九，一。

戰兒行

蘆荻

田園，

家房。

假如我們的鎗刺是，

一道籬牆，那就應當

將敵人驅逐籬籬之外。

侵略來了，兄弟們

保衛我們的——

捅起我們的槍，
去爲自由而死！

疆土，

侵略來了，兄弟們

保衛我們的——

家屋，

田園，

疆土。

跨上我們的馬，
去爲要活而死。

假如有人——兄弟們——
阻住我們的進路，就在那里
爲他們掘下墳墓。

奔出去，兄弟們，奔向——

莽原，

大漠。

假如你覺得渴又熱，
那就喝盡河裏的水，

草上的宿露。

爲着要活·自由·和平，

在那里流盡我們的血。

慰勞傷兵曲

方之中

親愛的戰士們受傷了！

英勇的戰士們受傷了！

仗你們的血流，

灌溉了新中華的嫩苗。

仗你們的壯烈，

打碎了敵人的陰謀。

六十年來的舊賬，

到今日將一筆勾消。

勝利自然屬我們，

這是最後的一遭。

親愛的戰士們受傷了！

英勇的戰士們受傷了！

有我們千百萬同胞，

填起前線的戰壕，

有我們千百萬同胞，

教養你們的家小。

偉大的戰士們，

安心靜養別心焦，

我們乘着一片真誠，

來吻你們的創口。

傷兵之歌

任鈞

我們是受傷了，

在戰場上受傷了；

但並不感到苦痛——

爲民族爭生存，

爲人類求正義，

就是戰死也光榮！

我們是受傷了，

在戰場上受傷了；

但並不感到苦痛——

我們確信：

自由和解放的花朵，

快要怒放在鮮血當中！

我們是受傷了，

在我場了受傷了；

但並不感到苦痛——

大家唯一的希望是！

讓創口快些康復，

好跟敵人再決雌雄！

流亡之羣

張天綬

我們被敵人衝散了——

在平津，在淞滬，在日本……

現在，我們又集合了起來，

過青島，過濟南，過徐州，過鄭州……

誰說我們不是鐵底洪流！

不久，我們又要分了開去，

到前線，到都市，到農村，到街頭。

我們要去爲大家報告——

報告敵人對我們的陰謀。

燃起復興的火炬，

隨了前線的抗敵戰士——

衝，衝出山海關口，

渡，渡過海，

踏向富士山頭。

十月八日富華輪上

從血泊裏生長

平林

——兒童故事詩——

孩子在半夜里醒來了，

看見媽媽還在清理東西。

媽媽不說一句話，

爸爸呢，也不說一句話。

爸爸坐在那口箱子上嘆氣。

孩子在床上打了個翻身，

孩子再也睡不安寧，

想着只能在這房裏過這一個晚上了，

這念頭象一支利箭，

利箭插進了小小的心田。

孩子的心一陣顫，

孩子懂不透這麼一回古怪的事情；

中國的地方中國人不能夠住了，

趕明兒就得搬家，

搬到後方去逃命。

逃命？那兒逃得出我們這條命！

整個的中國哪兒是一片乾淨土？

哪兒是我們的樂園！保得了險？

鬼子的飛機哪兒顯不了威風，

哪兒不會炸的我們血肉連天？

想着想着，孩子哭了！

孩子記起了那慘痛的一天；

一顆炸彈掉進了學校，

無數個小朋友的血肉模糊了，

血泊里，嫩嫩的心兒仍舊一陣陣的跳。

「爸爸，鬼子們的飛機還是不算狠；鬼子們的飛機還只那麼一套好本領；牠炸倒房屋，炸燬我們的工程，牠儘管炸的我們血肉橫飛，那一塊塊肉仍舊會跳，血兒仍舊溫暖。

「爸爸，中國人好苦命！我們錯做了一個中國人。

除了這，我們該沒有犯別的罪條？天知道，我們這劫難哪一天才是止境，我們逃要逃到那一月那一年？

「爸爸，你不用再叫我睡，我要靜一靜。我告訴你，我說一句話你聽；

我永遠忘不了這恥辱，

我永遠忘不了那般日本，我永遠要復仇！

「真的，爸爸，你不用再騙我睡了，你讓我好生地醒一醒，你讓我看一看我們這將要離開的房子，你讓我看我們的可憐的房子吧！你讓我來細心地看牠一遍……

「我的那書包，爸爸，你莫丟掉！還有那小國旗，那口琴，那些小東西，爸爸，你不能把牠們扔在這兒，牠們也一樣沒犯什麼過錯，他們一樣不應該受我們受不了的折磨。

「啊，爸爸，我倒記起來了！

我倒要問你一問：

這次我們走了，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甚麼時候我再背書包去上學？

甚麼時候我再見得着我們的那些先生？

「爸爸，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你儘在那兒流着淚，你傷了心？

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呀，爸爸！

那是再也難得的一個好夢；

中國的飛機飛到了東京。

「爸爸，我們的飛機真的到了東京！

那兒的小朋友都好，他們都安靜，

那兒跟中國一樣的也有許多人過着苦的日子

我們的飛機不炸日本的老百姓，

中國飛機要炸的是那般殘暴的資本家和軍人

「爸爸，你信不信呀，

你信不信中國也會有這麼一天。

我們把那些炸我們的都給他炸死，

殺我們的我們也殺他一個乾淨！

爸爸，我們爬起來，我們翻起身！」

爸爸苦笑。

「孩子，我們起來吧。我們翻身！

多謝那瘋惡的狗，多謝那般皇軍；

我們的孩子從血泊里生長起來了，

我們的孩子得到了新生！

「中國的孩子從血泊里爬起來了，

中國的孩子從血泊里認清了他的敵人。

中國的孩子將永遠記得這一筆血債！

粉碎侵略者的鐵鏈，
擺脫四萬萬五千萬奴隸的命運。

「孩子，我們忍得真夠長久！
我們忍着過了一年，過了一年，
六年的日子叫人過的好苦，
六年了！孩子，
好容易我們才望到了今天。」

「今天！孩子，我們舉起第一把火了，
我們舉起了第一次解放的烽烟。
讓這把火從我們這兒延燒開去，
新的中國黎明了！
讓這把火延燒到遼遠的天邊。」

死之花

東華

死之來，如閃電，它不容你轉眼。
死這事，一剎那，你又爲何怕它！
死之可怕，只由於你怕它。
如今死在空中大步跨，
你隨時隨地都可遇到它。
你要躲它，到那裡去躲它？
你要避它，到那裏去避它？
你偏偏去找它，它到見你害怕；
你一味的它怕，它要笑你太傻。
常言道：不自由，毋甯死！
其實是：不自由，便是死。
我們已經死了這一輩子，
那是悶死，窒殺，癩死，瘦死，
是零零星星無結果的枉死，
而今何幸死城開了禁，
轟然一響便是千條命，

這樣的死法真叫壯闊規模大，
我們何妨痛痛快快的來要它一要！

唯有這樣的死法能放死之花，
唯有這樣的死法能叫死神也害怕。

「不久，我們會又在戰場見面！」

——一個傷兵的信——

朱絳

排長，

我們到這兒已經兩天，

一切都很平安，

請你不要掛念。

我們覺得慚愧，

跟你一齊上前線，

却比你早下來，

更慚愧的是，

沒幹倒幾個敵人，

就這麼掛了彩，

這兒是一個洋學堂，

叫什麼「××學院。」

裏面的學生，

都搬到鄉下去讀書了，

倒落得我們住個暢快！

每天，

吃的是大塊的肉，

還有，新鮮的蔬菜！

住的是間大的洋房，

寬敞的房間。

閒時，大夥兒，

闖到那偌大的操場去，

就這麼坐下閒談。

或者聽聽無線電，

什麼打仗新聞，

唱歌，戲文，

全不要你錢！

每逢星期三，六，

更有外國電影看！

你想生活多閒散！

不過，我們知道，

我們的責任是，

「守土抗戰！」

我們也知道，

老百姓厚待我們，

也在盼望我們早日傷好，

早日重上前線幹！

我們自己呢，不用說，

更是刻刻盼望傷好，

恨不得馬上就回火線！

排長，

不談了，

再過幾天，

我們會又在戰場見面！

戰歌 殷佩

茫茫的原野已經作了戰場，

三兩的農家早已不知去向。

壕溝的兄弟們，

正在談笑間磨拳擦掌。

爲甚敵人還不到來，

給我們好試新刀；

在這兒等待心焦，

空對着一望無涯的青草。

不稀罕甚麼民族的英雄，

我們祇知爲着祖國衝鋒，

殺一頓兒痛快淋漓，

誰計較着那個戰功。

夕陽已是西斜，

唯一的希望：敵人來得快些

讓我們殺呀！殺呀！殺呀！

快衝過這暮色蒼茫的原野。

丁，十三，一九三七，

他們是五百個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鋼鏢的頭腦，鐵澆的身；

斬以

沒有畏縮，沒有退却，只有

同樣的一顆赤血沸騰的心。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也不落後，爬出了壕溝，
躲避敵人的砲火在地上滾，
像風中葉，像急轉的車輪，
那瘋了般的機關槍的掃射，
也不能切斷他們的滾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扔過去手榴彈，在那轟的一聲裡
解了多少個早死的弟兄們的仇恨，
叫敵人張皇驚懼的呼喊，
看敵人的血肉在硝煙中飛迸
「這纔合算點，我們就只該拚！」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隨着敵人的脚跟，他們向前奔，
削，砍，雙手擎起閃光的利刃，

敵人的頭顱在草上球樣地滾，
像泉口，紅的血從頸上冒噴，
渴血的大刀纔聊解饑吻。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誰還怕刺鐵絲的刺痛，
誰還怕敵人戰壕的高深
奔，奔越過一道防線，又一層敵人
無用的敵人，像嚇破胆，震碎魂，
纔看見他們的影子，就轉過身！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我們不能放手，我們得記住，
這些年的仇，這些年的恨，
衝，衝，向敵人的巢穴衝進，
也把敵人的血肉身，磨成粉；

我們要站在敵人的瞭望台上高叫三聲。」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像猛虎的口，大張着，那座門，

殘敗的敵人，消失了蹤影

憑着血，憑着氣，憑着大無畏的勇敢

誰還想那門裏，有埋藏，有伏兵？

「我們不饒過他們，殺，殺，衝，衝！」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沒有一個敵人，只聽見鉸鏈的聲音，

待回首望，那鐵門早已關緊。

「天，怎麼辦！——」接着響起來

連珠的機關槍，噴吐着子彈，

成排地倒下，憤怒的呻吟。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不要管我弟兄，跟他們幹，
就是死，也得賠上他們的人。」

打一個賺一個，來，來，你拿我當防禦，

我是完了，再中十個子彈不過死路一條。

我們不求生，也不怕，只有拚！」

他們是五百個，五百個人。

血在灑，血在流，血如泉湧；

在血的歷史裏這一筆更深更濃，

好男兒，誰惜命，爲了我們的國家，

來培植，來灌溉那朵自由的花，

用肉身築成了堅固的堡壘，

保住我們的國旗在空中翻飛。

看夕陽燒紅了半邊天，

那晚霞，比不上鮮血的燦爛。

從此那五百個，五百個人，

就化成了五百個，五百個
并山岳巍立，與天地永存，
到死不屈勇敢的英魂！

（九月二十八日）

保衛大上海

楊 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大上海是我們經濟的命脈，
大上海是我們文化的心臟。

五年前，在這裏
我們流了多少的鮮血，
我們拚了多少的頭顱！
五年後，在今天，
我們眼看着地上長出了花朵，

我們踐踏着血跡走上了征程，

大上海是我民族的生命，
大上海是新中國的保姆。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出院衝鋒

陳慕平

我未流盡血，應當灑在淞滬上。
不怕傷未好，不怕體不強，
我有熱血能抵擋！
病衣脫下，軍裝穿上。
踏上了征程；踏到火線上。
炸彈提穩，刺刀擦亮，
衝鋒的號響，衝！衝過揚子江，
雪我創痛在劉行。

我的衝鋒本領素來高，如今精神更加好。

衝鋒！衝鋒！衝出銀碧血，

凝放寶石光，照在淞滬戰線上，

燦爛輝煌！

誰無父母？誰無妻女？

誰能忍受侵略者無人道的獸行！

東方之火藥庫是快要爆炸了，

奴隸們呀！是屈服還是抗爭！

誰願做奴隸

李堂華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孫，

我們是死亡線上被難的人羣，

啊！我們的家鄉，我們的故土，

未亡國先演亡國的苦痛！

誰願做奴隸！

誰願做被宰割的畜牲！

我們是人，我們需要生存，

我們需要自由，更需要光明！

我們的生命甯願在戰場上犧牲，

誰願做奴隸，任人宰割殆盡！

世界已經是暗無天日，

莫再作和平的美夢；

也休想強者們保障，

整個的宇宙已經是發了瘋狂！

我們的疆土已被視作屠場，

敵人的槍尖緊對着我們的胸膛，

現在是決關的時候了，

莫再畏懼，更莫恐慌！

要知道沸水中的魚呀，
休想把時間延長！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孫，

我們是人，我們需要生存！

如其貪生做俘虜，

毋甯死作自由魂！

誰願做奴隸！

誰願做被宰割的畜牲！

我們不能逃走

寫給農民

蘇金率

我們不能逃走，

不能離開我們的鄉村：

門前的槐樹有祖父的指紋，

——那是他親手栽種的；

池邊的洗衣石上有母親的棒槌印，

水裏也或有母親的淚，

——受了公婆或妯娌們的氣，

無處擺理，淚偷偷在水裡；

還有，地裏紅薯快熟了，

根下凸起一堆土；

場上堆着沒有打的黃豆，

熱騰騰的豆香向四面流。

這一切我們都不能捨棄，

怎肯忍心逃走？

我們不能逃走，

不能離開我們的家：

確曰已舂了幾輩子米，

犁耙和鋤把都被我們的

手掌磨出深深的汗窩；

棉油燈夜夜看姑嫂們紡花，

紡花盤把我們的夢，
纏得又密又重，

像蛛絲裹住一個槐花虫，
就是驢踢槽也驚不醒，

蟀蟋在牆根勸說織布人：
別裁嘴，再織一會就到三更！

（註：裁嘴就是噓睡）

這一切我們都不能拋去，
怎肯忍心逃走？

還有土地——那位老乳母，

她撫育過我們幾十代的祖先，

又哺養我們和兒孫；

一年四季不捨間，

忙着張羅棉麻和梁米，

到冬天，雪蓋了原野，

她還預先埋藏下麥根。

我們對她也真熟悉：

知道哪一塊地有多少土坷垃，

（註：土坷垃就是土塊）

哪一塊地離家幾步遠，

就是黑夜沒有光亮，

也能用腳試出那一塊是自己的田。

我們命定了和莊稼一樣在土地裡生長，

挪到別處就要枯黃。

我們不能逃走，

不能離開我們的故鄉。

年來日子過得不算好，

但那都是鬼子苦害了我們的：

他不等你爬起來，就趕緊給一腿。

如今他搶到一個地方到處放火，

黑烟和火光利利拉拉幾十里，
連老鴉窠也得燒不廢一個；
年輕人抓去挖戰溝背子彈，
婆子和小妮子也被奸淫，
一對眼就活埋或剝皮。
爲了報復這些污辱與仇恨。
我們也不能逃走，
要拿起傢伙跟鬼子拚一拚！
一個人是一個鐵圍，

我們拿起新的步槍

鐵弦譯

扣在一塊就是堅強的鐵鏈，
把那載我們的大船鎖靠牢穩，
永遠不叫那毀滅人類的海盜擊碎。
等把鬼子趕跑了，
再細細品嘗那藍天下的
倚着鋤頭時的一管烟的滋味罷。
十月十日於開封
附記：這里有些河南的方言，河南的老百姓是懂得
的。

我們拿起新的步槍，
小旗插到刺刀上！
我們隨着歌聲
走向射擊場。
大家
排成一行！
隊伍，
向前方！
一！

當那場小風雪似的戰爭
又要到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瞄準，
會放槍。
脚步
邁大些！
槍再

準一點散！

如果我的國家——

要出動軍隊，

在一切的戰鬥裏

救護隊由我們來充當。

在森林裏

有些人受傷

我給他們

到自己的後方。

靜心看護，一聲也不響——

脚步輕輕的，——

在一塊石頭的後面

和一根樹枝的後面

我們便把敵人找上。

我匆匆着

白晝，

黑夜

去救護

弟兄們的創傷。

新的步槍閃閃地發光，——

小旗子

插在步槍上。

我們隨着歌聲

走向射擊場。

一！

二！

站成一行！

隊伍，

向前方！

註：蘇聯的人民平時都要學習一

種軍事上的技能，這裏所說

的「射擊場，」便是爲學習

射擊而組織的「射擊會，」

「射擊俱樂部。」

難民之歌楊之水

炮火在頭頂上發光，

耳朵震得聽不到聲響，

我爬出了炸坍的破牆，

走了幾步，

摔倒在路邊上。

烟火氣把我燻醒，

被打死的敵兵睡在我身旁，

我沒有死嗎？

三脚兩步——

對面又響起一排機關槍。

回頭望一望，

我那成了灰的草房。
兒啊，你可還在世界上？
天啊，怎不見了我的娘！

不是流淚的時候，
也忘記了腿上的傷處。
幾個遭難的朋友，
攙扶着越過了鐵路，
孩子們走着發抖，
女人拿手堵着嘴哭。

趁着月光，
沿着這條小河溝，
到了東站。
天亮了；
揮！揮！

我們的兵正進着，敵人逃走。

○ 一大羣人被裝上火車，
還有成百成千的男男女女，
在地上，倒着，擠着，坐着。
○ 小孩子在鐵軌上摔破了頭，
老婆子喘着氣爬不上車。

小衣包，筐籃，扁担。
人找人，這裏跑，那裏喊。
誰帶了錢！
眼送着走過去叫賣的，
饅頭，雞蛋，豆付干。

飛機天上飛，
下蛋不知找到誰。

「大家散開」
田邊，牆角，樹林裏。
「東洋鬼，
媽的×，
有一天吃掉你！」

離了戰地，
一天一夜沒喝一口水，
「誰把我們弄成這樣的？」
小伙子門內憤恨，罵聲，
衝破了老頭子們的歎息，
「反正不得活，
逃到那裏去？」

已經沒了家，
爺死妻兒散。

一條命值幾個錢！

剩下兩隻手，

要他來報仇，

爲自己，爲別人，

都得幹！

我們要回前線去！

老頭子搬糧食，

女子洗衣棧，

孩子們也能學打槍，

小伙子拿起鋤頭和鐵耙。

一整喊，

難民們組織起來！

不害怕，

不逃亡；

歸了隊，

拿起槍。

挺起胸，

上戰場！

難民們組織起來！

全國都變了焦土，

（難道四萬萬人都是難民嗎

？）

全國的難民都變成猛虎，

難民們組織起來，

打死日本強盜，

打回我們的家園，

爭回我們的國土！

京滬道中

中國我們的娘 艾蕪

(一)

中國，我們的娘！

抬起頭來，拍拍胸膛，

讓全世界，好生望望。

告訴他們：

「今日的支那，已不是先前

一樣！」

因爲你四萬五千萬的兒女，

已經團結起來堅如銅牆！

(二)

中國，我們的娘！

抬起頭來拍拍胸膛，

讓全世界，好生望望，

告訴他們：

「今日的支那，已不是先前一樣！」

因爲你四萬五千萬的兒女，已經對着敵人，勇敢抵抗！

夜襲

辛勞

夜晚來了，

這是我們的世界！

一日的清倦——精神飽滿，

拂下沾身的草葉。……

走呵！脚步輕快！

四野最好是漆黑，

（我們不愛戰地的月色，

他寂寞，他太冷清，）

疾步走在悄悄的闊原，

緊緊地抓着槍，
我們去偷營！

夜風清爽的吹着，

——這正是秋天的夜晚。

星星燦麗的耀在頭上，

他照着前進的捷路，

他使我們不感孤零。

我們偷渡着小小的河，

河水被擾亂，激起浪波。

不看蘆葦中的流螢，

不聽野狗的慘吠。

我們懷着一顆躍動的雄心，

去打敵人！

夜給我們披上最堅厚的甲，
敵人的飛機我們不再顛慄，

不怕敵人的炸彈，

不怕砲火陣陣噴着叫喊的火

。

咬着牙誰也不說話，

我們去偷營！

夜晚來了，我們跨下山崗，

告別了藏身的小樹，

告別了茂密的草叢，

擎着槍前進。

沒有人回頭看一看，

也沒有人想還回來不？

在天亮。

夜晚來了，

這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愛牠，因為牠是黑暗的

，他帶給我們次次的勝利，

當他換上血衣在朝露的海岸

。天亮了，

我們潛伏，追記着這夜的爭

戰；

等待着下一個夜晚。

一九三七，十月。

八月的黃浦江 王亞平

我歌頌，我愛你——

八月的黃浦江！

你挾着太平洋的風暴，

開始了自由的歌唱。

我歌頌，我愛你——

八月的黃浦江！

你捲起抗戰的血火，

咆哮了解放的怒吼。

我歌頌，我愛你——

八月的黃浦江！

你肩着祖國的苦痛，

迸發了光明的呼聲。

婦女戰鬥曲 仝雲

爲了生存我們要戰鬥，

屈辱又到最後的關頭，

戰場的血花使敵人發抖，

這是我們翻身的時候，

姊妹們起來一起怒吼，

我們的血要爲自由而流。

現在我愛你，戰鬪的國

家！

蔣嘉

現在我愛你，戰鬥的國家，

像陰霾的天空里，撥開了雲霞，

像愛那初生的太陽，

轟隆隆炸裂出萬朵火花。

屈辱的日子，在憤怒中爆炸，

往日的罪過，交給爐火熔化！

今日我們就把他健忘！

不記什麼慘死，不記什麼仇殺，

不問枉死的父母，踏毀的家，

也不談什麼「以牙還牙」！

現在，我愛你，愛你！

愛你這戰鬥的國家！

因為民族總得獨立，

領土決不能任人佔有，踐踏；

田地總得自由耕耘，

要壞我們無憂無慮的工作，

呼吸在這遼闊的天下。

現在，百年積下的忿怒，

實在這奴隸的土壤上開了花；

百年，民族的仇恨，

像砲彈在天空中連珠爆炸。

現在，我愛你領空上，

航空隊員戰鬥的勇敢，

破除了往日畏縮，

拚命將暴敵轟殺；

我愛你英勇的軍團，

保衛國土，壯烈的犧牲；

老百姓成千成萬的輸運死了，

從未曾抱怨半句話。

我愛你全國統一，

全民族在「抗戰」的指揮之下；

全民族合併成一顆心，

鎮靜地，多享着，諦聽

傳來頻頻捷報的餘暇。

速力的轟炸機，

逞威地驅逐殘暴的敵人，
野砲吼叫，

前線的戰在衝鋒砍殺。
四萬五千萬人的聲音，
都在祝福你勝利；
四萬五千萬人都歡呼着：

「我愛你，

戰鬥的國家！」

光榮的旗幟將爲我們

手持正義的民族保留！

加緊些吧祖國！

把敵人驅逐出境，

不，把敵人消滅！

我們還要給後來侵略者，

以嚴厲的懲罰！

我懷念寶山的原野

艾蕪

我曾在寶山的原野里，
跟那兒的農民混過半
年。

他們給過我人間的溫馨，
與那不捨的留戀。
如今聽見它失陷了，
我心裡深深地感到了不
安。

我痛心那夏天時節，
綠樹濃蔭的海岸，
而今已靠滿了敵人的兵船。

我痛心那白絮朵朵，
秋風吹着的棉花田，
而今已遭了敵騎的踏踐。

我痛心那黑夜紅燈。
在泗塘河裡，緩緩浮過
的漁家小船，而今已伴着屍體，
爛在海邊。
我痛心那竹樹繚繞，
瓦屋數間，籬前躺着黃
牛的農家園，而今全燒掉了，
化成一片灰
烟。

我痛心那辛勤樸實，整天在田地裡揮着鋤頭的農家少年，而今全逼在敵人的刺刀下面，掘壕，挨打，受難。

我痛心那臉色灰白，在蘆藻濱紗廠裡面做工的農家女眷，而今竟一個個遭到了戲弄，殺害，強奸。

一串駝鈴

郭尼迪

夜色裡遠處傳來一串駝鈴，
輕輕敲破這寂寞的黃昏。

咱們這一羣，
靜悄悄沒半點兒聲音，
跋涉過山川與森林。
大地窒息了，
怔住了呼吸，
星星不敢睜眼驚奇。

咱們是大的子孫，
這滿洲里，咱們是主人！

肥饒的平原，
靜靜的河流，
採不盡的貂和人參，
掘不完的寶藏金銀。

這些都是咱們的，
咱們是主人！

然而呵，
人類中的虎狼，
把我們迫做了兩重的運命！
可憐昔日的主人，
如今却是羞顏的奴隸，
低頭了，屈伏了，
奴隸三千萬，
三千萬奴隸，

詛咒不盡的該死，愚蠢！

異國的木屐，

強奸了咱們的大地；

滿州里。

天天挨着皮鞭，

在血味腥臭中求活，

誰還能忍耐？

不能忍耐！咱們要拚吧！

這是人類史上的一頁！

磨而不滅的一頁！

咱們愛護這大地，

咱們不願做奴隸，

咱們要永遠吸着自由的空氣！

在高梁畔裡，

在弟兄們的村落裏，

咱們襲擊着敵人！

夜色裏遠處傳來一串駝鈴，

輕輕敲破這寂寞的黃昏。

咱們這一羣，

靜悄悄沒半點兒聲音，

跋涉過山川與山林。

簡樸的郵路隱隱，

青紗高梁叶森森，

咱們是滿州里的主人！

怒吼了，中國！ 唐紹華

怒吼了，中國！

這世界最老最偉大的民族；

爲和平她隱忍了六十年。

人不是爲殘酷，受苦而生，

然在公理絕滅的今天，

我們祇有爲人類的自由而犧牲。

戰爭罷！最殘酷的屠殺任它開始罷！

我們既不姑息，也不悲傷；

我們已吃盡了虧，受夠了污辱，

現在只有戰爭，才是我們的出路。

中國的鄉村，城市，都在燃燒！

中國無辜的民衆暴屍在荒郊，

這極人世未有的慘痛，

我們已見慣不怪了。

爲和平自由，我們應付充分的代價。

我們將犧牲到底，抗戰到底，

拚着最後的一顆子彈，一腔熱血。

怒吼了，中國！

無法投遞之郵件

蔣山青

中秋的月亮像分外光明，

龍鍾的老母親跪在庭院，

祈禱，他凝視繚繞的香烟，

像看見烟中有愛兒底面顏；

再仰頭瞻望高寒的天宇，

憧憬着一條激烈的戰線，

他底愛兒在衝鋒向前。

愛兒發光的眼睛，也正在

注視母親，像那月圓。

婆婆的老淚，漸落下襟前。

娘婦在望着團圓的月餅，

暗自希冀着勝利的凱旋。

只無知的孫兒爭啖着菓品，

憂愁沒襲近幼稚的心田。

敵機恰趁這中秋的月明，
却襲進了滄縣底上空，任意地
向無辜的民衆逞其兇鋒。
躲不開，一個炸彈底爆炸，
把一家三口轟成了碎片，
倒壓的住屋噴一陣濃煙。

後方醫院有慰勞的士女，
忙着向傷兵慰問，
使他們暫時忘却了前線
那些防守爭殺的印象。
但窗前分外光明的月亮；
趁中秋餽送的團圓月餅，
使他們忽然都想起家園。
他就託人給寫成家信，
陳述着自己底作戰經驗。

懷念着家裏龍鍾的老母，
嬌妻和愛兒是否還安全？
等待傷勢復原，想請假
回去探望，或待養餘年。
他瞻望高寒的天宇，憧憬
老母底淚落腮邊，嬌妻底
愁怨，和愛兒底嬉戲前。
想他們也許正虔誠地祈禱，
長跪在繚繞的香煙前面；
恨不能化身明月，憑高空
窺深家園底一派可憐。

正是他傷勢復原，想請假
回到滄縣的時候，盼望
郵差送到的，不是復信，
是一封無法投遞之郵件。

「收信人全家炸斃，房屋全，燬故退。」批註在上面；

他疑心自己在做着噩夢，

老母嬌妻愛兒在家園，

不會不安全！難道有危險？

再細看收信人底姓名地點，

和寄信人底姓名地點，他過身

好似落下了冰澗；創口

像又被刺進一把利劍。

立刻他鬧着要回前線，

雖然醫師們都來勸諫，

難耐的忿怒強烈地激動在

意識間，要親手殺退敵人；

莫讓鐵蹄在中華馳踐。

同樣熾熱，人人底志願，

把惡魔除盡，好重建樂園。

東北一村莊

克伐

無邊的大野籠罩着蒼涼，

白日的村莊沈靜得與死一樣。

夜晚浮沈着鐵騎的叮噹，

蹂躪的步伐衝破這無底的五更。

荒村上斷絕了古屋頂的炊煙，

久積的污穢壅塞住牆邊。

年壯的大都被活埋槍斃；

剩餘的生命換了千萬張苦臉。

五年前這村莊，

鮮血曾灌溉了黃色的地田，

千萬個婦孺從此變做了寡婦孤兒；

千萬條不願做奴隸的硬漢，

在殷紅的血濺中作了葬儀。

黑夜的沈睡勞斃快活的死，
醒來仍是個奴隸的身子。

聽軍號的長鳴敵人在練兵，
永久的暗淡罩上展不盡的笑紋；

掛一顆最忌諱的淚珠，
用恐怖的故事逗兒童進門：

「孩子這世界已不是我們！」
無邪的稚心裡掛着千萬個疑問。

漢奸傳播着「主子」的話頭；

「奴隸們！」

忍受，忍受，第三個還是忍受！

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命運，
餓死了也要低着頭！」

飢荒像一陣暴烈的雨滴，

催打得人羣顛沛流離，

猙獰的爪牙撕不破求生的決心，
從此村莊失掉了平靜。

日子過得沒有騙人，

千萬個謊蓋不住一個事實。

五年來堆積着的恥辱，

五年來燃燒着的忿恨，

把大眾從天邊拉在一起，

陌生的全變成親熱的兄弟。

現世界的變幻誰敢保定？

今日的叛徒也許是昨日的順民。

北國小村莊掀起了烽火層層，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月夜下，飄着那淒楚的號音，
在暗淡的光裏追殺着敵人。

現在什麼也不夢見了

關露

從前總是夢着家鄉；
萬里長城，
大豆和青紗帳。
因為異地平安，
家鄉是在難裏。

後來，夢着的是祖國：
炸毀的城垣，
不曾相識的姊妹和兄弟。
因為烽火遍地，
祖國在難裏。

現在什麼也不夢見了，
夢是要當你在睡眠的時候。
祖國在難裏。

什麼也不夢見了，
前面的進軍號吹得緊急。
如果還有夢見的東西，和夢得的時候，
即便是身體已負着傷了。

作戰頌

黎明健

起來，同胞們！
用熱血和頭顱去作戰，
用筆桿和槍去作戰，
爲着——
敵人屠殺我們的同胞而作戰，

爲着——

敵人摧殘我們的文化而作戰，

在猛烈的炮火中，

在密集的彈雨下，

爲着——

爭取民族解放與自由而作戰。

爲着——

保衛世界和平與文化而作戰。

全面的戰，

持久的戰，

戰到最後一個人也要戰，

戰到最後一滴血也要戰。

同胞們，去作戰！

戰到敵人「屈膝」！

戰到敵人「曳尾」！

我們要澈底作戰！

詠閘北八百壯士

王平陵

這時，閘北已是死一樣的沉靜，
國旗還高舉在四行倉庫的屋頂，
裡面有着八百個忠勇的鬥士，
準備作壯烈的犧牲。

繁華的閘北，如今
遭遇獸蹄的蹂躪，
街屋，住室，連老百姓的生命，
都已燒成了灰燼。

弟兄們並不知道將來青史上能夠留名，
祇有把生命和敵人交換生命，
多殺一個敵人，少去屠刀一柄，
爲的是閘北無路可逃的老百姓。

我們已到了最後的命運，
全中國是一塊大墳塋，
少數人不能亦何必成名，
我們要展開廣大的鬥爭。

忠勇的鬥士們！

誰願意你們就這樣地「壯烈犧牲」，
有了代價，仍舊是犧牲，
你們有比死還重的責任，

你們不能輕易地死呵！

你們是衛護國家的長城！
我們要歌詠你們無上光榮的戰蹟，
不忍紀念你們徒然壯烈的犧牲。

你們終於安全地歸來了，
民衆們深深爲國家慶幸。
殿後，是達成你們的責任，
歸來，是服從領袖的命令。

弟兄們！快展開廣大的鬥爭，
敵人正環伺在蘇州河濱，
我們誓必要把四行倉庫上的國旗，
插在東京巨廈的屋頂。

血肉的長城

郭沫若

愛國是國民人人應有的責任，
人人都應該竭盡自己的精誠，
更何況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分。

我們的國家目前遇着了橫暴的強寇

接連着吞蝕了我們的冀北，熱河，滿洲
我們不把全部的失地收回，誓不罷手。

帝國主義侵略祖國告台灣同胞書後寫給台灣
革命諸同志。

有人嘲笑我們是以戎克和鐵艦敵對，
然而我們的戎克是充滿着士氣魚雷，
我們要把敵人的艦隊全盤炸毀。

海上的烽火，
北方的軍號，
激動了大陸，
也激動了中華美麗的島。

有人患了恐日病，以爲日寇太強，
我們的軍備無論如何是比它不上，
然而淞滬抗戰的結果請看怎樣？
我們並不怯懦，也並不想矜矜，
然而我們相信，我們終要戰勝敵人，
我們要以血以肉新築一座萬里長城！

美麗的島，
離開了祖國的懷抱，
已經有四十三年。
四百萬的勞工，
未曾把鐵鏈掙斷。

偉大的響應

賈子豪

讀中華台灣革命大同盟總部爲反對日本

現在，四百萬的勞工，
聽見大陸上抗戰的軍號。

看見了祖國勝利的火燄，

在「橫徵暴斂」「壓迫重重」的鐵蹄下，

點燃革命的導火線。

點燃革命的導火線，

來燃燒奴隸的熱情，

「掘金」人「播種」人「施肥」人「晒曬」

人「打漁」人嘍！

快起來用你們的勞力來建造革命的工程！

你們要繼續偉大的反抗，

繼續在「淡水」在「基隆」在「次桐巷」革

命同志的精神，

祖國的抗戰給你們偉大的指示，

你們的革命給祖國一個偉大的響應。

來吧！在祖國旗幟下，

參加這神聖的抗戰！

啊！美麗的島嶼，被奴化的台灣，

祖國在偉大的勝利中，

會粉碎你三十四個鐵環。

長征的腳步

宋寒衣

(一)

決然不是陌來的生客，

也不是寂寞的夜行羣，

可勿用問起名字，

沙漠中輾轉步旅的駱駝。

(二)

也莫問十年來悠悠的征程，

茫茫二萬伍千里奔波的足印，

行過了祖國無邊的大野，

用真理的火把，

燒開了世紀的新路！

(三)

塞北的關山，

從此再不是不關閉的扉戶，

有少壯的力，

拿着長征的利劍，

砍着一顆顆猙獰的頭！

(四)

游擊嘯！

趁敵人的驚魂還未附體的時候，

用長征的脚步越過興安嶺吧，

在那兒鋪上我們的勝利的旗幟。

聞八路軍捷報後作此

抗戰的火苗

臧克家

抗戰的火苗，

已經到處燃燒，

幾千代黃帝的一脈血

澎湃到了最高潮！

+

+

+

我們望着頭上的敵機，

投給它個卑夷的微笑，

哼，你可能把這二千萬方里地

轟炸成一個池沼！

+

+

+

開進我們的海口來吧，

你軍艦的魚羣，

管保打着順風駛到，

叫你乘起逆風遁逃。

+

+

+

十列車，百列車，敵人的陸軍

我們歡迎，

歡迎他們來輸送利器，
輸送不值錢的性命。

+ + +

他們的肉類類

試過中國的「大刀片，」

他們不知道

中國的人心比大刀更快！

（他們不知道

中國的民氣比氦氣還厲害！）

+ + +

「戰神將把最後的勝利給誰？」

不必單問我；

你去問每個中國人，

不論工農商學兵，

一個老嫗

或是一個幼童。

他們會異口同聲回答你，

他們的心是最靈驗的龜著。

八月十六日

游擊隊

亞丁

每個人的心底密結着自由的種子！

每個都高唱鬥爭！這勇武的先鋒。

我們不是戰神的馬，更不是他底奴隸；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鬥爭着踏過一重山又一重山，

在茂密的樹林裏，巍峨的峯巒上……

或是山林的荒草之野，亂石之谷，

我們猛烈的突擊，我們殲滅敵兵。

我們鬥爭着踐過一道水又一道水，

在一望無際的流沙，河堤畔……

或是淤泥的河套，深淺的水中，

我們突起肉搏，奪取敵人的輜重。

在黑黝的夜之深邃，我們奔跑，

在貪懶的冰霜的黎明，我們匍匐前行。

或是猛烈的暴風雨之中，

我們機警地偷襲敵營。

我們到處全有敵人，我們突擊，

我們到處全有同志，互相協行。

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他底奴僕，

我們的同志是弱小民族的人們！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的戰士是鋼鐵的身軀，個個堅強。

我們不怕失敗——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

我們沒有動搖，不怕道路怎樣難行。

我們每個個人只有一支槍，幾粒子彈。……

雖是窮苦，但不怕敵人的軍器叢叢。

我們從南到北，從西到東，

我們勇敢地游擊，在廣大的山河與田莊。

地獄裡不開出鮮豔的花，我們永久鬥爭，

人世上不散滿自由，我們永不息停。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爲人世創造和平，

我們是勇敢的游擊隊，自由的先鋒。

除了抗戰什麼都沒意義

臧克家

戰爭是可怕的嗎？

否！四萬萬人都眼巴着它，

一心歡喜，

歡迎着戰爭——

我們翻身的日子！

在和平女神的笑靨下，

我們臉上塗了一寸厚的恥辱！

爲了和平，

我們綳緊的心絃
幾次的鬆了又鬆！

讓大好的關山，
讓肥沃的土地，
逐着後退的脚跟
陷落到敵人的手裏。

東北幾千萬同胞
從此被祖國推開了懷抱，
都成了可憐的孤子，
撇到了毒狠的從母的手底！
誰會聽到他們暗夜的哭泣？
誰會看到他們被殘害的血跡？

還有他們的呻吟
怨嗟和痛恨？
他們的心像鮮亮的小旗
向祖國遙擺，

沒人應答；中原正騎在血的泊裏。

東北熱河，中原禦寒的外衣，
被兇惡的刀尖挑去，全不費力；
拔去了長城的籬笆，

敵人向中原撒開了馬蹄。
層層剝蕉，

刀尖刺入了中華的心腑，
高抬着頭，拿我們當豬宰，
眼中竟無一個中華男兒！

北平，中華文化的結精體，
五百年坐鎮北邊，

一線駝鈴串起漠北，
水旱大道的脈絡向四方密散，

而今，敵機成隊
在他的頭頂怪叫，
再加上砲火開花，

毒氣播送着雲烟。

什麼都準備個停當：

巨艦的鍊鎖住海口，

軍隊的棋子

安放到恰好的地方，

準備好了一切，

勢焰吹成了氣泡，

然後向我們就天要價，

要我們燕趙之地

和東北結成苦難的兄弟。

迫我們走窄道，

入死窟窿，

他好得意的笑着

又把一塊肥肉塞入了口中。

乾柴上點火，

（中華的人心是待燃的乾柴）

敵人把我們推入了戰爭。

我們再不空口講正義，

正義永遠握在強者的手裡，

我們要用槍炮的毒口去碰毒口

我們要用鮮血去塗成「真理」

的名子！

我們要用八萬萬隻手

去割開敵人的心頭毒瘡，

不讓它再向外潰化，

我們要用四萬萬條身子

築一道防衛祖國的圍牆！

活，要立起身子來帶響的活，

死後也要尸體交橫在一起！

我們愛和平，

然而今天我們却歡迎戰爭！

誰不喜歡鄉村的靜景？

誰不愛自己溫暖的家庭？

春天綠樹張傘到處迎人，

綠水繞起青山，

一片平原像貞靜的處女，

專等農夫來撒種子；

長夏，樹蔭下一覺午覺，

孩子們圍看螞蟻上樹，

一羣蒼蠅逗着黃牛，

它一勁亂搖尾巴的刷子；

秋日的峯頭掛起白雲，

冬天炕頭上那點溫存，

是美，是靜，是一潭深水；

我們的家，我們的鄉村！

我們的都會何嘗是平凡？

誰個不知道，濟南瀟灑似江南？

武漢三鎮在歷史的葉子上響，

金陵永遠在人心裡放着金光，

天府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誰不知

道？

長沙岳陽叫人起多少神祕的幻

想！

滬濱的樓台是一天可以造成？

古長安至今還巍立着。

黃帝的墳塋！

我們的鄉村呵，美的化身，

決不讓她任人奸淫！

古井的轆轤邊不能叫敵人來飲

馬！

不能叫敵人的脚尖

踏的祖宗的墳頭，

把我們的河山當畫圖看！

我們的熱炕頭

不能讓敵人躺在上面打鼾！

不能讓妻子的手臂

套在異種人的手臂上！

不能讓新的市場，歷史上的都會，

打上倭奴耻辱的腳印！

不讓！決不讓！

除非的，全體都死亡！

我們的日子像一局棋，

敵人一手來把它攪亂，

若不斬斷那隻毒手，

我們的生命不會安全！

學者們呵！

把身子移開那一堆故紙吧，

而今的真理已不在故紙上！

詩人們呵！

請放開你們的喉嚨，

除了高唱戰歌，

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

圍在「阿塔物」間的人們呵！

請大量的輸出你的金元，

祖國如淪亡，

金錢還不是和把土一樣！

對對的情侶們呵！

請放開你愛人的胳膊。

戰神正唱着戀曲

去，快去貼緊她的胸膛！

工人，農民呵，

快伸開粗大的手吧，

祖國正用着你們！

中華的好男兒！有口都狂喊

敵人的罪惡吧！

中華的好男兒！

我們要下上所有的生命

和敵人賭這次最後的輸贏！

七月二十九日午

夜倚長城哭烈士

朱啓賢

來到塞北，夜倚長城，漫天烏雲，四周盡是敵人的兇焰。想到一幅一幅的亡國慘象，想到血中死去的烈士，想到目前的工作與今後的路線，不覺悲極痛絕，放聲大哭。既而自問「哭什麼！」「哭什麼！」雄心烈火，復油然而生，遂轉哭爲歌。歌不成韻，長嘯幾聲，復反復高唱，至於黎明。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于張北山嶺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未白流。

我們不要痛哭或嘆息，

漫漫的長夜還橫在前頭！

讓死的死去吧，

也們的死是有意義的。

他們在生前，已經受盡了強者的踐踏，

嘗透了人間的辛苦，

瞭解了真理的所在，

認清了光明的路子。

讓死的死去吧，

死的悲哀，他們自己並沒顧慮過。

「被壓迫者羣」的利害是絕對一致的，

壯士心裏，從未會計較過「你」和「

我」。

「被壓迫者羣」的生命，他們看作是「
一個整個」。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死是很愉快的。

他們是爲了求民族的解放，

爲了求人類的光榮，

在極悲壯的空氣中，

極沉毅的鬥爭裏，

充滿着生之力，生之歡笑死的。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未白流。

我們何必悲哀與痛哭，

血骨鋪成的路子，橫在前頭！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未白流！

我們不要悲哀與痛哭，

漫漫的長夜還橫在前頭！

人類進化的驛程

郭沫若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们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已經畫到了二十六個雙十。

我們的積極前進只有永遠地加增。

我們只要積極奮勉，永遠前進，

我們的國族決不會受異族的欺凌。

今年的今日我們正發動着神聖的抗敵戰爭，

明年或後年的今日必已把倭寇蕩平。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這約束，我可以用血液和生命來保證。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從今天起我們要加緊檢閱自己的行徑。

我們全國上下是否真正地一德一心？

在下的是否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熱誠？

在上的是否大公無私不怕我們老百姓？

我們的軍事是否已經部署得嚴整公平？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經和軍事行動扣緊？

這是爲我們全國族爭生死存亡的事情，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精誠團結的神聖誓約要虔誠地遵遵。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漢奸遍地使我們前敵將士寒心。

但這樣漢奸之多正是一個教訓，

是說制裁漢奸的民主機構掃蕩無存，

工農生活的最低保障化爲了泡影。

聰明的資本家們也委實過於聰明，

乘着抗戰的開始便窖藏資本，

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人過問。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誠懇地希望着大開民衆解放之門，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眼淚已經蒙着了我自己的眼睛）。

我們固須得少樹仇敵，多求友人，

然而友人之中也自有親疏的階等。

五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

抵不過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知心。

這樣金石之交我們是否已經締訂？

我們不要太愛脂粉，只想做八面美人。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的國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要把一切猜疑，欺詐，萎靡，逡巡，

怕死，愛錢的惡德，私心，通通付諸火燼。

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國族是有永遠的生命，

億萬斯年，我們要永遠畫着十字進行。

我們要保衛祖國並保衛世界的和平，

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站在文化的前頭導引。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要使這個紀念成爲人類進化的驛程。

(十月五日)

抗戰歌謠選

戰時補充教材第二種

實價國幣一角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發行者
教育短波社

編者
教育短波社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BC

26

3